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商書

湯誓何以稱王曰孔曰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辨作書者以王稱陳曰湯由七十里起順四方徯后之心以伐夏救民鳴條之野不自王也孔安國謂桀為一夫而自稱王必無是理使當諸侯欲王湯耶則克夏之後諸侯自王之矣使諸侯不欲王湯則朝覲不至貢賦不入雖遽稱王亦無益也要知作書者追述之爾說者又引武王稱有道曾孫周王殊不知泰誓言予小子發至武成之書史文其言以記其成功爾

盤庚何以不言誥正義曰盤庚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心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從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爾

太甲元年之疑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間太甲方立也

高宗舃任傅說陳曰學者言治亂之應一槩之以人事而不係於天道此固然也然不知天道人事初非異端苟能一本之以至誠則人事至而天道得矣夫高宗舉天下之政而授之版築之夫此事之所未有者也然高宗恭默致誠神交於天天有所授亦無不可況高宗之

學于甘盤遯于荒野宅于河服勞于外以同小人之役當時風俗之利病人材之賢否在高宗必能知之使傅說而不賢則已傅說而賢高宗必得其詳矣得其詳於聲聞之交而方其夢於形容之間此所以一見而置諸左右也

說命出於漢後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令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也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

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

伐黎之年不同正義曰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伐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

微子誥不言作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此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周書

泰誓非伏生所傳孔曰按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而書别

録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附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為史揔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别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辨遷史已得泰誓孔曰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

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幷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辨泰誓以古文為真孔曰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班固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所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

武成非述作之體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其辭

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王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

辨諸儒疑武成之非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

孔頴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篇斷絶也自漢以來豈惟頴達疑之耶特為之䟽義故説行於世也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繆也哉蓋亦有之矣若夫武成之書則似

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實未嘗錯誤也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與堯典舜典冏命之書體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且據左氏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邪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厥志經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是順無其承厥志以夫繼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

下不言伐商罪逺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世之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

武成一篇之旨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記史之摠目也即載其命

冡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爾至於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月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於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學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

辨疑武成當如孟子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盡信之

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將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天錫禹為洪範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

書之事皆云龜負書經傳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
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
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
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
辨洪範不本於洛書洛書之為物果如後世所傳一
六畫北二七畫南者乎則其數有位而無文禹安知
其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乎則其書有凡而無目禹安知

其五事之為視聽言貌思八政之為食貨祀司徒司空也若以為終篇皆出洛書則上天之言又不應如是之繁悉也天人交感理誠有之其所以諄諄者特誘發人之智慮所未悟爾其已知已行則未嘗及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巳兆之所謂歷數者黄帝巳推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巳官之是無待乎洛書而後禹知之也則洪範之不本於洛書審矣

洪範皇極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不可訓皇極為大中洛書之數而五居

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當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皇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説者既誤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説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説姑亦無問其它但於洪範之文

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

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

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法則念之不協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
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當
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抵於大戾者亦當受之
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
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脩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
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

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强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有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而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汝惟有惡

而無善美蓋人之氣禀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奄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

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奥雅深微或非淺見所能窺測然試嘗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寛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

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中異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柔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殽方且昬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

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為憎愛耳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别之謂又況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

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

皇極為至極（大君居中有至極之德而後能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　三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向而觀仰之者至此輻輳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

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寛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之哉　又曰人君以眇然之身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向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

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焉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推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文公文集

九疇次序之義孔曰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

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盖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在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

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

九疇以五行為首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無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徳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

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汩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

向歆傳洪範之非蘇曰或曰古人言洪範又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邪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此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

則六極應傳則係福極而配之與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其意矣吾復何取辨蘇論惑於劉傳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貸五事正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節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

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裁節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

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福極合為一疇陳曰五福六極合為一疇蓋可知矣八疇皆得則五福應八疇皆失則六極應劉向以福極分應五事而五行庶徵皆以類合不知聖人立論不如是也況六極者五福之反也五福曰壽曰考終命而六極

以凶短折之一極反之五福曰攸好德而六極以惡之一極反之五福曰富而六極以貧之一極反之或以一極反二福或以三極反一福若之何離而為五以配五事顧弱之極無所係也又以皇之不極附之為六漢儒之學其病在此

太保何以作旅獒武王克商通道夷蠻方物畢獻固其宜也按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然則西旅獻獒武王受之未害也旅獒何戒焉嗚呼公之意有在矣學者未之攷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茍於此而不戒則四方之夷珍禽異獸莫不畢至是止知寶遠物而不知寶賢也茍不惟賢之是寶則惟物之是玩王之志將由是而喪矣太保之戒其可緩邪

大誥序文不同陳曰大誥之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黜武庚也而孔子之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夫

孔子之序言三監也而獨不及武庚何耶葢武王之立武庚非得已也立武庚則武庚必叛無疑矣武王知武庚之必叛故立武庚以為商王之後以奉一代之祀而治民之事則三叔監之武庚不得而預也然則何由知之曰由堯舜之封象而知之也舜之封象於有庳也不使之有為於其國而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武王之封武庚也亦若此而已矣故治武庚之國而納其貢賦者即三監也武庚為諸侯而三監治其國使三監不叛

而武庚欲叛得乎此大誥之序言黜殷而孔子正其實以為三監叛也孔子以武庚為三監之一夫武庚旣為諸侯矣安得謂之三監乎

周公營洛居土中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

焉

辨大司徒論中土之非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里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隂陽之和無非在人君德政故應天心如何爾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隂陽之和空言也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之說乎

周名相營洛周孔曰名誥云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見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按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

諸儒議君奭非是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書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

復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立政因踐祚名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謬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爾乎夫名公之不疑周公先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頴達曰周公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事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

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王氏之説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説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

辨召公所以不悦君奭一書無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無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悦者非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悦也夫召公之自有所不悦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

政名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名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公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狥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狥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由作也

撫萬邦廵侯甸正義曰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廵省徧六服也虞周廵守異同孔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廵守郡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廵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廵行故云時廵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廵守然

康王之誥分合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在天子之位羣

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穆王非荒婬之主甞謂夫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吕刑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

康之風烈矣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頼股肱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冏為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則歴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耄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

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
國事之主明矣
辨世儒議穆王非是今之世儒有讀命伯冏為大僕
正者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
則曰王老而荒怠故好游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
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正
見王之不怠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
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穆王用夏刑之制孔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按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宫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禮記以吕刑為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

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吕國改作甫名不知别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魯侯何以征徐戎孔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内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

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非别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内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

序何以終秦誓書之終以秦誓先儒言之不過曰美其悔過耳愚則以為仲尼所以存周也子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庶繼之明有傳而不絶也魯周之支也秦周

之庶也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文侯之命東遷之書也次之以費誓又次之秦誓聖人之意豈徒然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此意也

雜辨

書備帝王之道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尚書之難看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

義則無難也同上

篇意之不同八條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得後面盤誥等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宜熟讀極好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典謨之書須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如今榜文曉諭俗人方言俚語各自不同

高宗舊學于甘盤至此方言學字

大誥一篇不可曉其意思緩而不切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曉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當時與民說話後來追録而成並文公語録

篇意序意之說其所言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别宜取細讀極好令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

只去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漢人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理會它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盡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賛賛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都不如此說得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

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自外作文

公經說

當求聖人之心　尚書須要考歷代之世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觧者有須着意觧者有畧須觧者有不可觧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

於觧如洪範則須着意觧如典謨諸篇稍雅奥亦畧須
觧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觧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觧矣
昔日吕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
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説
訓字之是非棐字與匪同先儒錯解作輔至今承誤惟
顔師古注漢書曰棐匪同嘗疑尚書觧是後人做非漢
人文章觧得不成文字然張衡亦將棐錯使了
書中廸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惠廸吉

從逆凶以逆對迪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先儒欲訓弔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不弔昊天耳言不加憫予於上帝也

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也已上並文公

遷史得罪於經書學不明其馬遷之過歟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釋經也究其史記之作考正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子以前載籍無經史之殊夫子既刪定之然後經為經史為史經以明道史以

記事經畧而史詳則世之學者引史而談經史其理也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遺多矣幸而伏生孔壁之傳至於石室之書可得而考然而不能以翼經為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尚異雖惑甚害於理者有不忍棄焉蓋自以為史家之學貴多貴博與經異體而不知説書者皆引遷為證則遷雖無意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書之序虞舜也直曰側微而已未嘗明言其族也遷獨系之以為黄帝子孫至堯而四世至舜而八世其

世數多少既巳可疑而左氏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虞氏之先又有所謂幕者矣非止八世也堯舜世系疑似難明遷遽數之至使後世謂舜為上娶祖姑則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述四凶也多以事體相類摠言之未嘗一朝俱刑之也遷述本紀以謂舜廵守歸而言於帝得流共工以變北狄放驩兜以變南蠻遷三苗以變西戎殛鯀以變東夷其所謂流放以變夷狄者既未必然而左氏曰鯀殛而禹興韓子曰堯授天下於舜共

工不義舜舉兵伐之則共工之流在舜攝政之後伯鯀之殛在舜未舉之前其時相去既逺而遷併以為一時至使後世謂禹專其功而舜不能貸其父亦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言朕虞也曰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嘗有人也遷既載伯益於舜紀又載栢翳於秦紀而不知二人之本一至後世謂栢翳為女華之子謂伯益為皐陶之子則又惑於遷之說也書之載禪位也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矣是舜不復事矣遷既書蒼梧

南巡之事而不知舜之終實在鳴條至使後世謂大舜耄期之後猶違禮而遠征則又惑於遷之說也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而馬遷於古蹟畧如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歟非特此也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冡宰之事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事也文王稱王後世追稱耳而謂之命於虞芮質成之後則是梁末亡而稱帝也名公不說懼主少國疑耳而謂忌周公

之為師則是李林甫之軏張九齡源乾曜也以盤庚為作於小辛之世以彤日為作於祖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誣繆如此此吾徒所以不得不正其端歟原遷之作史抑不為聖經計固不當引經罪之然遷之失不闢則經不明此又吾之不得已於遷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六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衔萱

羣書考索續集卷六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詩

作詩之由 論詩之所以為教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

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

人固已叶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廵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

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

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

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剛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文公文集

詩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

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文公語録

詩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

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葢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葢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緑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文公集注

詩之教以詩為教能使人興於善而戒於惡又入人深而見功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灾葢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

人深而見功速非它教之所及也文公集注

詩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者民俗歌謡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文公集註

詩雅鄭不同部夫子所以不删桑濮之詩者欲以垂戒於後世非欲與雅樂並奏也或者

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顔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録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葢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

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葢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文公經說

詩體不同變風變雅乃觀民風者存之訓戒後世不必謂三百篇皆雅樂而皆祭祀賓客之所用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而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可言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

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說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别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

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

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溱洧當接何等之賓客耶葢古者天子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秩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免於龎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龎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又以風刺之美説必欲强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龎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夷樂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

況强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葢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説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

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曽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且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為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共父之不可作也

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文公經說

詩序之辨詩之小序出於漢儒非孔子子夏所作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

而其下推説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説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别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説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决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説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

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文公詩傳

詩之傳授詩之傳授愈久愈多異同至東萊呂氏而後衆說該貫其義大明詩自齊魯

韓氏之説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説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辭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

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紛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

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東萊讀詩記序

詩禮樂興於詩學之始也立於禮學之中也成於樂學之終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

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文公論語集註

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

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

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學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文公論語或問

詩樂詩出乎志樂出乎詩志者詩之本而樂其末也不當以聲求詩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

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詠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

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五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

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益不誣也文公文集

詩有正變美刺聖人著書立言益善惡必録有善則極其所至者稱之有惡則併其情而狀之可言者言之凡以示夫勸懲而已矣然而醜亂之極帷幕之私言之於他書已非大雅君子之所欲況詩則非徒使人誦之而已復使人歌之非特使人歌之而已復使人舞之以其

淫泆之事君子所諱聞之言不忍删之削之而使後學習焉此後世有疑於聖人焉也曰風雅有正變美詩之言合乎法度所謂正也刺詩之言蕩佚不法所謂變也聖人教人亦多術也純以法度教人是以縞緣素人何緣知其美雜之以可監可戒可耻可懼則以緇緣素也自非瞽矇白黑之理一見決矣

詩所以宣民情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衽席之祕匹夫匹婦皆得以

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諫而不許顯譏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況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

嗚呼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名南有名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蘇氏曰名南有名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内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名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著明者也東萊文集

觀詩見先王之風澤深厚觀詩至緑衣然後知先王之

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願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葢其器宏深其聲舂容其藏充實其施溥博鳴和鑾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惟恐不及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語矣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於此極也殆有甚者今其若此亦可觀矣葢無意而攄其藴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山谷文

古人學詩知其大意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詁訓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夫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詁訓則入於傳注之學相繼而作詩中和之理中之理其至矣乎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也嬰兒之生蒙然而已飢則呱呱然戲則啞啞然故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者和之失也中不自中以一故中和不

自和以中故和中與和相習而莫之能名謂之道者喜而忘喜怒而忘怒哀而忘哀樂而忘樂不以喜怒哀樂而傷其真者是中之至和之極也中則誠和則明昔者中山王聞樂而悲子琴張臨尸而歌樂非所以為悲尸非所以為歌也然則感之者真在内也故感人心者莫深於詩而蕩人心者亦莫甚於詩蕩之者過而已矣喜之過流怒之過暴哀之過傷樂之過淫聖人惡其過也是故通之以情而正之以性性通於情不情其性情止

於性能性其情使天下之人雖和而不失中者性之正也凡人之情喜均則無喜怒均則無怒如其不均故喜怒生焉夫天下之至異者秦越也至聞其歌則同於樂其哭則同於悲聞之者非天歟故雅之二頌之三風之正變十有五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大者曲而歸諸直小者怨而歸乎正深者宕淺者夸雅頌之别然爾二南王化之基也邶鄘衛商民之相變者也俗變於近而王不能正則王不王也鄭首叛也齊首霸也晉并魏則又

伯而秦其甚也是皆王之不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滛也檜亂也曹奢也紛紛乎益甚而益不可正茍有后稷先公之化如豳者庶乎其可也此名之先後也雖孔子之聖亦安能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分晉與秦以一已之私定天下之誠然哉張雷叟

羣書考索續集卷六

羣書考索續集卷七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詩二南

二南作於周初二南譜正義曰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

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之時也

辨文王之詩屬周召陳曰文王之詩所以屬之周召

者何也愚知之矣太師係之也文王受命以六州之地命周召治之二公所施則文王之教也太師採詩之時得於周南之地者屬之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屬之召公以為不可屬之文王也文王既受命其詩不入於雅則入於頌二南諸侯之風也周召又其地之諸侯也關雎之下安得不屬之周召哉

辨二南詩或後世附益 林曰或謂二南為周衰之詩理固似矣然孔子删詩上始文武不應燕樂鄉樂射

樂房中之樂周室盛時初無一篇足取而其所記反盡取周衰之文也以二南皆為文武之詩其說既正然甘棠之作在召公既没之後召公既没在康王時何彼穠矣之詩乃復平王時事又安得後人不疑也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詩然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諸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也

二南王者之風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

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正義

辨文王化行自二南孔曰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

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

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寔是諸侯詩人不為

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

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不述其

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

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止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國安二南樂章之名陳曰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舜象箾南籥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

之區尚染於紂故作樂者采自壮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二南何以先國風 李曰孔子告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是告之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葢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葢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名南則為王化之

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内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葢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學易者必自乾坤而入也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於二南六十四卦首於乾坤其體一也

二南篇次之叙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

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事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

詩周南

南國何以無變風二南譜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

變風荅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敎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辨吳楚以僭號黜其詩孔曰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詩故問而釋之巡狩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録其詩矣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吳亦僭

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

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卷耳后妃求賢　李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内順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彰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葢閫内之事后妃主之閫外之事天子主之故后妃之職惟在於求賢妾以助内治關雎

之詩是也至於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此乃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之而已此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但有其志耳

卷耳經叙之文　詩卷耳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孔曰至於憂勤即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是也求賢審官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經叙倒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螽斯何以喻后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李曰螽斯蝗蟲之類耳以蝗蟲之微物而乃取喻於后妃疑若不倫然詩人之意但取其意不必以蝗蟲而嫌之耳如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以周公多才多藝而詩人取喻以為狼毋乃比周公於鳥獸乎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關雎鷙鳥而比於后妃亦取其德之合也草蟲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草蟲蝗蟲之

類比於婦人詩人取喻類多如此孔子曰小言害道小辨害理關雎興於鳥君子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君子取其得食之相呼若以鳥獸之名而嫌之則不可行也觀此則可知詩也已

漢廣何獨稱南國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孔曰蒹葭序云名南之國也彼言名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名南之

麟趾處周南之末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
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孔曰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
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
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
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
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
之以象應叙者述以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

顧以為終始也

詩召南

甘棠何以美召伯甘棠美召伯也正義曰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

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豳亦變風故有美周公也

甘棠稱召公爲伯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録其意

是以云然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何彼穠矣為刺詩林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十二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為平

正之王齊如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然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

詩邶鄘衛

邶鄘衛商畿内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於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成已下無詩變詩以事為次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

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厠中間之編簡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序

邶鄘為變風首孔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勲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義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

衛之所滅風俗既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正義

辨衛詩為變風首所謂衛首變風者衛居紂都迫近王畿兼邶鄘而有之滅人之國罪莫大焉矧同姓者乎奈何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是以末强而本弱也迹衛詩之始卒君臣之亂未有甚於此時也民俗之敝未有甚於此國也聖人筆其罪以刑萬世首之變風次之二南著善以明惡也

三國何以同風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邶鄘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

邶鄘在三國之前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立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澳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

詩王國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為西都成

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為東都即今之河南周公往營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下同諸侯詩不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變風

王詩何以居變風孔曰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王則尊之故顯王以當國而叙以此應故每言閔周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

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曰王下列諸侯謂化之所及畿行境内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為國風焉
辨平莊詩分為王風文王之世所謂風二南是也成王之世所謂風者豳詩是也何以平莊之世獨無風之作乎平莊之去成王也四百餘年王城之去岐豳也八百餘里土風既殊不可係於二南之末不可作於豳詩之末則分為王風而别係之亦勢之當然

非夫子之作意也

辨平王列於國風李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葢在平王之時黍離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今也平王之詩既下列於國則是詩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則是天王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又或書天王或書天王者葢春秋所以存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為表裏

王風何以次衛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譜

詩鄭國

鄭風何以次王孔曰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

詩齊國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營邱是為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而烹之當懿王時齊以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桓公已下無詩

詩魏國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間

魏風何以次齊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詩唐國

周武王封弟叔虞於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堯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唐風何以次魏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宏多故次於魏下

詩秦國

周赧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當宣王時命為大夫而

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十共已下無詩

秦風何以次唐秦以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覇西戎卒為强國故使之次唐也正義

詩陳國

周武王封媯蒲於陳是為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于靈公有詩者五成公已下無詩

詩曹國

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凡十五君至于昭公卒共公立有詩者四自文公已下無詩

詩檜國

檜妘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夷王厲王之間

檜風咼次於末檜則其君滛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正義

詩豳風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邰而世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四國流言之變居於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大王為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此叙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

豳詩居變風末孔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正義

辨幽詩有風雅之體林曰說詩之體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祝頌之詩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為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為風則其辭作於朝廷係於政事以為雅則又記土風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純於風而不可以雅也

辨豳詩不入風雅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世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

似公劉太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述豳風之事故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己志非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

故為豳之變風

辨周公作詩之意夫豳風者周公之詩若不可為變風矣若不可居於國風之末矣考鄭氏之補頴達之疏則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尊一國故列之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使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比也嗚呼豳風者周公之心也列之二南次之二雅次之三頌皆可也何居衆國之末為尊周公耶此特不得聖人之意強為此言也夫周家之業后稷公劉

起之文武成之成王以幼冲嗣位周公恐文武之業日墜而天下之未一于周遂置身於可疑不幸四國唱之成王和之使周公覞不之顧后稷公劉文武之業浸浸微矣知其無可奈何乃有七月鴟鴞之詩述創業之艱難以遺成王又欲救於已變之後使天下之人與夫成王百官感其主而成武之繼使無周公則變而下之正危而不之扶矣奚有七百年之基業乎

豳風獨念公劉大王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也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以比敘己志也當時周公所作太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王豳州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王大王終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

豳詩何不列於雅七月詩周公所作也公劉詩召公所

作也周公名公等也七月陳王業之本公劉亦云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其意亦尊也周公作之戒成王也

七月之興當旣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旣王之後其時並尊也然而七月則繫豳風公劉列入大雅何也公劉豈非豳國之君七月豈非公劉之詩乎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豳風名公先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

不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者畿内國也畿内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就豳言之七月東山皆正風也鴟鴞以下皆變風也由是言之豳七月自無縁入雅不得云遭變故為變風也且以七月東山為變風世復有不變風者乎曰然

則鴟鴞破斧之屬何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
雅成王雖疑周公而終任之攝政六年而後復子明辟
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
有變雅之聲而特引其詩使還周公也曰東山之詩非
刺也亦何以不入於雅曰當此之時成王猶諒闇故兹
事不得為成王之美亦不入雅明總己之際責在冢宰
也與春秋毛伯來求金相似乃知聖人之意六經如合
符契耳

管蔡何以列於雅譜曰棠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正義曰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

詩二雅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正十

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無其辭者六變
雅正十四篇自六月之後也
雅頌何以稱什什伍者部别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
當國為别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
故分其積篇每十篇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
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
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等篇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
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

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正義

雅題何以稱同大小雅傳譜正義曰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風土所在雅題不同周者以雅與國風殊絶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小雅大雅之別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其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有小大也正義

小雅何以先大雅孔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賔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懐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其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

大雅小雅之樂上下雅譜曰其用於樂曰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賔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享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於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

諸侯曷用小雅之樂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

用之者以詩本縁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令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變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

小雅昌無刺厲王詩譜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

初師移其第耳

鹿鳴何以先小雅孔曰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内為先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君能推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

六月小雅之變六月宣王北伐也鄭氏曰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之變小雅

辨六月言廢興之由李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厲王之世斯道掃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大雅

大雅正變之篇大雅正十八篇變十三篇自文王卷阿為正雅自六月之後為變雅

公劉何列於大雅見前豳詩何不列於雅

詩周頌

周頌之作按左氏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鄭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即政之初

三頌為體各異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

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義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周之宗親同姓使之先前代也正義

辨頌體章句不一孔曰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之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

頌詩何以言周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别商魯也周蓋

孔子所加也書議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當代與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詩魯頌

周公伯禽受封於魯十四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既薨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魯僖何以有頌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

明其德是美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之天子以魯周公後僖公又賢君故特尊之不然亦不得輒借其名而作頌也魯頌譜

辨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為春秋所譏然為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

正義

辨魯僖公之有頌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用之僖公既沒魯人述陳其功德以告于王王命魯臣之能文者頌之其君比之諸侯則貧儉其時比之春秋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録之也魯頌皆史克所作駉頌序云史克所作是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

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

魯頌惟閟宫可疑李曰魯頌四詩惟閟宫獨為可疑如駉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駜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宫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閟宫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此為甚且如閟宫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

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

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為可疑也

詩商頌

商高宗中興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代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録詩時得五篇矣

商頌著後王之義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録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

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旣録魯頌同之三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二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

周太師何得商頌譜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竟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因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

宋也

宋何以無變風商頌譜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録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廵狩述職不陳其詩亦是無貶黜客之義也

雜論

風雅頌之體不同陳曰夫子删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之降王室而諸侯烏有王室

之尊聖人輒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作詩雖存而亡久矣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曽不知聖人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其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讃其上之

功德爾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言重辭複淺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能道之益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之體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有刺有諷頌則無有頌惟以

鋪張勲德爾學者試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體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殽無别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者可無思乎彼序詩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風爲諸侯又以

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幽詩乃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而幽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旣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以為壯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

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㫖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

詩次顛倒之疑李曰詩三百之多本末有顛倒者如載馳之詩衛懿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之詩鄭文公

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邠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如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臣不可不知其勤勞皇皇者華但言使臣之出使不可不知其疾苦詩之本意如斯而已如必泥先後之序非詩人之本意也

論篇章散亡先後失序陳曰去古愈遠聖道不明篇章

散亡先後失序後之學者不見聖人之全經不識古人之大體如春秋之時趙衰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作祈招宋公之賦新宫而今皆闕焉則詩之篇章其逸多矣孔子未删之前始於周召而終於檜曹今之詩次始於周召而終於曹豳者其封之先後國之大小與其作詩之時皆失其次篇章之序其亂甚矣

古人學詩不同古人學詩取其善言美意而已夫子於詩所取者不過思无邪南容於詩三復者不過白圭子

路於詩終身誦者不過不求初未嘗區區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時故孟子號長於詩者而以戎狄是膺為周公之詩有不暇恤也後世始併其本末源流論之然後為通經雖其守約之心未必如古而貫穿馳騁亦足尚也

宋朝傳授之學宋朝惟存外傳其說與毛義絕異諸儒惟本毛鄭頗以己意增益詩序先儒謂子夏所作毛公衛宏頗加潤色近世諸儒議之不齊自歐陽脩論詩頗

疑序有舛誤蘇轍獨存大序夷攷其說鮮不本序義者王安石訓其義子雲訓其辭雖知本詩序至於比興穿鑿苛碎學者由此拘牽小文勝而大義隱唐仲友文

羣書考索續集卷七